

籌遼碩畫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四

庚申季夏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援遼正苦兵少援將忽報兵逃事必有因漸不可長懇祈

聖明亟議處置之法併議料理之人以肅軍紀以重軍務以銷地方釁端事職連日接遼東摺報見經畧熊廷弼一疏爲遼左將帥同盟文武和附爲滅賊一大機會獨惜兵寡糧匱各道缺人不得隨心應手得當圖報以紓顧憂

內稱總兵與總兵盟將官與將官盟皆宰牛
歃血誓同殺賊于是乃敢主張守藩以爲南
顧遼海北窺開鐵東逼賊巢漸進轉蹙之計
職一讀之不覺躍然色喜何向來冰泮瓦解
之象頓成珠聯璧合之景一至此也而猶慮
無兵調遣無餉食用無道臣以供任使之爲
兢兢矣又見撫臣周永春一疏爲廣寧急需
將官推補無期懇乞卽

勅該部速爲推補以救河西半壁事內稱西虜陰

與奴約分犯遼廣祇緣遼潘綢繆漸有次第
奴酋不敢輕入而陰嗾西虜乘河西兵虛先
謀入犯其意不在搶掠而在尅城使河西不
守糧道斷塞遼潘坐困而後奴乘之職一讀
之不勝愕然竟飛何奴酋虎蹲驚伏之態愈
幻愈奇妙巴陽順陰逆之情日反日覆一至
此也而惟有速補將官多添兵馬保河西正
所以保河東之爲皇皇矣總之在經臣亟于
用兵以恢如綫之疆而餉以養之道臣以彈

壓之均爲救焚拯溺之圖在撫臣亟于索兵以禦方張之虜而邊長兵少此顧彼遺恐有捉衿露肘之患不謂延綏援遼遊擊袁大有領兵一千甫至昌平而夜半脫逃者輒有七八百名之多也據總兵王國棟則以延綏援遼兵馬于十六日至昌平關支行糧料草至十七日三更時分各兵約有七八百名脫逃向南去訖報矣據遊擊袁大有則以各兵悞聽過路謠言有調去援兵剃眉毛刺面發赴

做工等語至三更時分忽有七百餘兵各持
刀箭兇勇徑向蘆溝橋逃走卽星馳赶上招
撫不回向南去訖請乞行文嚴拏謹傳之人
以正法報矣臣一閱之不覺奮然髮豎何將
無才能兵益驕悍一至是哉夫此援兵也固
遼東經臣所推心以置盼眼欲穿冀到一兵
卽得一兵之用者也亦該鎮撫臣所極力抽
募百方鼓舞冀發一兵卽收一兵之效者也
柰何哉千里而來一言而散全無破浪冲風

之氣頓見鳥驚獸駭之形得無統兵將官訓練無法約束失宜與抑行糧料草之支給有乾沒與榜拷箠笞之軍令有偏僻與種種情節難以懸度應行查核嚴爲議處不則流言止于智者匹夫至愚而神彼皆邊鄙人也習聞虜情習見將令無辜受黜從來有此法否有家難逃皇皇其何之乎况遼難未歇調募無期人將效尤綱紀安在于此而盡寘之法不可于此而任委之去不可惟乞速降一諭

若曰逆酋不道侮我

天朝蠶食我邊圉虐劉我人民殺戮我文武將士
普天率土義切同仇是以有徵調之役凡爾
從征遠戍跋涉間關背離鄉井時厯艱念一
切安家行糧犒賞亦時時與地方官約槩從
優厚儻

天心厭禍逆賊授首爾衆之功當重賞賚尊顯之
柰何輕聽浮言遽爾叛去自罹法網甘爲僇
民此必有一二奸弁猾卒造言生事煽惑軍

心法在不宥爾衆其公舉以聞爾軍士速行
悔悟勿自疑阻整隊前來矢志滅賊當盡赦
前辜加與更始决不食言以此頒布中外曉
示民有不鼓舞踴躍懲前毖後者職不信也
不此之圖而泄泄如故望望皆然竊恐自有
遼事以來人如湯火之赴家若追呼之驚冲
途之民心以驛騷而思亂灾祲之赤子以加
大陣
派而無生遠調之士卒以無犒而決志迯回
之兵衆以無歸而逞狂河決魚爛非朝伊夕

杜釁銷萌定計須蚤願

勅當事者之亟圖之也再照遼左需兵需餉道臣
皆急着也兵問司馬而司馬執要其執詳全
在職方今職方卽請告出城業已兩月無復
任事之理矣而該司迄今尚未有專屬也雖
署篆員外仙克謹才識素優筆畫儘裕而代
庖終非專責任事不無抑遜向來條陳者欲
以儀郎湏之彥以京卿兼管職方事旣爲衆
望攸歸又有故事可按所當亟允銓印速令

商確具題或以之彥擬陞調補或以克謹就
近推補一則長駕遠馭一爲熟路輕車均于
軍政有裨者也餉問司農而司農執簡其執
煩全在司官乃山東司郎中張國銳蒞任受
事已逾二載而衿肘盡露庚癸頻呼其能已
見于天下矣而遼餉抵今茫茫尚無了期也
雖國銳未見撒手而遼軍急同燃眉向來建
議者欲專設一遼東管餉郎中而以山東九
邊屯鹽等務仍屬舊郎中庶頭緒有分清楚

亦易且舉有才望二臣姓名具在

御前以其本衙門官習本衙門事恢恢遊刃有餘
地者此宜該部開名咨送柰何不察反請下
吏部檢推一員仍向舊郎中就正哉至海陸
二運陶朗先之在登萊袁應泰之在永平大
有功焉雖在賢者賞不以勸然國家激勵勞
人可無優厚應泰已陪推建牙崇撫不遠若
朗先以驛傳付使強之督運不惟料理航海
兼且召買糧石陶之題目更難于袁乃以憲

副加銜大叅此出撫按奏請者而天官曹恡不肯予是亦今日之當

勅令舉行也將帥不提掇則不奮兵馬不操練則不整糧餉不趲運則不前此等責任專屬道臣而遼左道臣原額無多今何落落如晨星也遼陽道以病去矣開原道以艱行矣贊畫以正月回籍議改監軍道矣祇以銓宰乏人致令推補無日閣部請之不報言官請之不報該銓屬叩閤之章舌敝穎禿而亦不報卽

聖躬方在調攝而舉手無難檢發豈閣臣之票擬
未當

聖裁抑

聖心之眷注別有他屬

陛下宜自爲社稷計不俟職言之娓娓者也職猥
以草茅謬叨侍從拮据于孤垣之旁午奔馳
于同舟之乏人四顧徬徨一身狼狽輒敢觸
事盡言罔識忌諱伏惟

聖明垂察施行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膠昌海道通行淮船不必起陸各分統轄以急軍興事案照先准督餉部院李長庚咨爲遮船改造已久萬分不宜航海內稱遮洋一總國初舊例而淮楊之運乃東征所行今遮船不可行而三十萬漕糧不減希議多催沙淮二船以一半由海一半運至膠州起陸至昌邑淮河入海而多助登州以船則膠萊遺議尤百世未盡之利此登州道陶副使設有餉道徐弘諫王裕國催

募空船俱達蓬萊斯近日可循之道也等因
又准戶部咨爲糧草罄盡至極軍馬餓損可
憐內稱檄行防海道查照原派數目并照原
題定分管地方作速開幫揚帆啣尾務要相
繼無間每半月將運過數目報部查考等因
隨經牌行司道查議去後今據山東布政司
呈准登州海運副使陶朗先牒呈看得膠昌
之說雖倡自本道而其立言之意蓋謂淮上
截漕由此搬運可多載數十萬便可免山東